

孽海花

〔清〕曾朴著

NieHaiHua

重温经典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重温经典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

孽海花

[清] 曾朴 著

NieHaiHua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孽海花/ (清) 曾朴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3. 2

ISBN 978-7-5104-3907-0

I. 孽… II. ①曾…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14701 号

孽海花

出版策划: 精典博维

作者: (清) 曾 朴

责任编辑: 陈黎明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装帧设计: 博雅工坊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行部电话: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编室电话: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253 千字 印张: 13.25

版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3907-0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出版前言

经典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其历经时光洗礼后，仍有着令人仰慕的光彩与价值。中国古典小说从经年的历史文化中走来，穿越漫长时光历程，仍被今人奉为文学艺术精粹，并成为历代人们学习与欣赏研究之典范，这就是经典的魅力！及至晚清，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已臻繁荣，并处于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

近代后期，在改良运动和西学东渐思潮的影响下，文学革新运动随之兴起。“小说界革命”应时代洪流而蓬勃开展，新小说以其干预现实、启发民智的思想锋芒震撼文坛，并涌现出一大批兼具艺术魅力与现实意义的小说。而这一时期出现的“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则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这一概念，是由鲁迅在1916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提出，它指的是李宝嘉（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和曾朴的《孽海花》。它们代表着晚清“谴责小说”的最高成就。“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这类“谴责小说”暴露晚清时期社会黑暗、抨击政治腐败，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批判现

实的文学潮流，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

曾朴（1872—1935年）的《孽海花》是一部当之无愧的文学名著。它的出版曾于20世纪初的文坛引起轰动，先后再版10余次，“行销10万部左右，独创记录”。《负暄琐语》评论：“近年新撰小说风起云涌，无虑千百种，固自不乏佳构。而才情纵逸，寓意深远者，以《孽海花》为巨擘。”一代古文大师、著名外国文学翻译家林琴南亦对之推崇备至，“叹为奇绝”。而鲁迅亦对小说多有褒扬，足见小说之魅力与价值所在。

《孽海花》将“奇妙和真实”相结合，融主人公命运与社会历史命运为一体，塑造了个人与社会历史紧密结合的人物，堪称具有近代意义的历史小说。它以状元郎金雯青与名妓傅彩云的爱情生活故事为情节主线，表现同治中期至光绪后期30年间这一特定历史阶段政治和文化的变迁史。书中人物和故事多为影射现实中的真人真事，如傅彩云指赛金花，梁超如指梁启超等。作者着意于“尽量容纳30年来的历史，避去正面，专把些有趣的琐闻、逸事来烘托出大事的背景”，从而揭露清王朝的黑暗统治，表现对社会现实与不合理制度的不满。

这部小说令人称道之处还在于其结构的独创性与卓绝的文采，鲁迅曾称赞其“结构工巧，文采斐然”。小说从苏州阊门外彩灯船上雯青与彩云的邂逅，写至雯青逝去、彩云重沦为妓的最后结局，紧密围绕男女主人公命运这一中心，把许多本是散漫的故事编织成枝叶交错的整体布局，并精心设计了几处故事情节高潮。正如作者自己所言，“譬如穿珠……我是蟠曲回旋着穿的，时收时放，东西交错，不离中心，是一朵珠花。”作者又工于细节描写，词藻华美，文采奕奕，寥寥几笔，而人物神情毕肖。

目 录

第一回	1
一霎狂潮陆沉奴乐岛 卅年影事托写自由花	
第二回	5
陆孝廉访艳宴金阊 金殿撰归装留沪渚	
第三回	15
领事馆铺张赛花会 半敦生演说西林春	
第四回	26
光明开夜馆福晋呈身 康了困名场歌郎跪月	
第五回	34
开樽赖有长生库 插架难遮素女图	
第六回	48
献绳技唱黑旗战史 听笛声追白傅遗踪	
第七回	60
宝玉明珠弹章成艳史 红牙檀板画舫识花魁	
第八回	69
避物议男状元偷娶女状元 借诰封小老母权充大老母	

第九回	80
遣长途医生试电术 怜香伴爱妾学洋文	
第十回	90
险语惊人新钦差胆破虚无党 清茶话旧侯夫人名噪赛工场	
第十一回	98
潘尚书提倡公羊学 黎学士狂牖老鞅文	
第十二回	108
影并帝天初登布士殿 学通中外重翻交界图	
第十三回	120
误下第迁怒座中宾 考中书互争门下士	
第十四回	131
两首新诗是谪官月老 一声小调显命妇风仪	
第十五回	143
瓦德西将军私来大好日 斯拉夫民族死争自由天	
第十六回	154
席上逼婚女豪使酒 镜边语影侠客窥楼	
第十七回	167
辞鸳侣女杰赴刑台 递鱼书航师尝禁裔	
第十八回	179
游草地商量请客单 借花园开设谈瀛会	
第十九回	191
淋漓数行墨五陵未死健儿心 的烁三明珠一笑来觞名士寿	

第二十回	203
一纸书送却八百里 三寸舌压倒第一人	
第二十一回	216
背履历库丁蒙廷辱 通苞苴衣匠弄神通	
第二十二回	229
隔墙有耳都院会名花 宦海回头小侯惊异梦	
第二十三回	241
天威不测蜚语中词臣 隐恨难平违心驱俊仆	
第二十四回	254
愤舆论学士修文 救藩邦名流主战	
第二十五回	266
疑梦疑真司农访鹤 七擒七纵巡抚吹牛	
第二十六回	279
主妇索书房中飞赤凤 天家脱辎被底卧乌龙	
第二十七回	291
秋狩记遗闻白妖转劫 春帆开协议黑眚临头	
第二十八回	306
棣萼双绝武士道舍生 霹雳一声革命团特起	
第二十九回	319
龙吟虎啸跳出人豪 燕语莺啼惊逢逋客	
第三十回	332
白水滩名伶掷帽 青阳港好鸟离笼	

第三十一回	345
抟云搓雨弄神女阴符 瞞凤栖鸾惹英雄雌决斗	
第三十二回	358
艳帜重张悬牌燕庆里 义旗不振弃甲鸡隆山	
第三十三回	371
保残疆血战台南府 谋革命举义广东城	
第三十四回	386
双门底是烈女殉身处 万木堂作素王改制谈	
第三十五回	401
燕市挥金豪公子无心结死士 辽天跃马老英雄仗义送孤臣	

第一回 一霎狂潮陆沉奴隶岛 卅年影事托写自由花

江山吟罢精灵泣，中原自由魂断！金殿才人，平康佳丽，间气钟情吴苑。辅轩西展，遽瞒着灵根，暗通瑶怨。孽海飘流，前生冤果此生判。群龙九馗宵战，值钧天烂醉，梦魂惊颤。虎神营荒，鸾仪殿辟，输尔外交纤腕。大千公案，又天眼愁胡，人心思汉。自由花神，付东风拘管。

却说自由神是哪一位列圣？敕封何朝？铸像何地？说也话长，如今先说个极野蛮自由的奴隶国。在地球五大洋之外，哥伦布未辟、麦哲伦不到的地方，是一个大大的海，叫做“孽海”。那海里头有一个岛，叫做“奴隶岛”。地近北纬三十度，东经一百八十度。倒是山川明丽，花木美秀；终年光景是天低云黯，半阴不晴，所以天空新气是极缺乏的。列位想想：那人所靠着呼吸的天空气，犹之那国民所靠着生活的自由，如何缺得！因是一般国民，没有一个不是奄奄一息，偷生苟活。因是养成一种崇拜强权、献媚异族的性格，传下来一种什么运命、什么因果的迷信。因是那一种帝王，暴也暴到吕政、奥古士都、

成吉思汗、路易十四的地位，昏也昏到隋炀帝、李后主、查理士、路易十六的地位；那一种国民，顽也顽到冯道、钱谦益的地位，秀也秀到扬雄、赵子昂的地位。而且那岛从古不与别国交通，所以别国也不晓得他的名字。从古没有呼吸自由的空气，那国民却自以为是：有“吃”，有“着”，有“功名”，有“妻子”，是个“自由极乐”之国。古人说得好：“不自由，毋宁死。”果然那国民享尽了野蛮奴隶自由之福，死期到了。去今五十年前，约莫十九世纪中段，那奴隶岛忽然四周起了怪风大潮，那时这岛根岌岌摇动，要被海若卷去的样子。谁知那一般国民，还是醉生梦死，天天歌舞快乐，富贵风流，抚着自由之琴，喝着自由之酒，赏着自由之花，年复一年，禁不得月啮日蚀，到了一千九百零四年，平白地天崩地塌，一声响亮，那奴隶岛的地面，直沉向孽海中去。

咦，咦，咦！原来这孽海和奴隶岛，却是接着中国地面，在瀚海之南，黄海之西，青海之东，支那海之北。此事一经发现，那中国第一通商码头的上海——地球各国人，都聚集在此地——都道希罕，天天讨论的讨论，调查的调查，秃着几打笔头，费着几磅纸墨，说着此事。内中有个爱自由者闻信，特地赶到上海来，要想侦探侦探奴隶岛的实在消息，却不知从何处问起。那日走出去，看看人来人往，无非是那班肥头胖耳的洋行买办，偷天换日的新政委员，短发西装的假革命党，胡说乱话的新闻社员，都好像没事的一般，依然叉麻雀，打野鸡，安垞第喝茶，天乐窝听唱；马龙车水，酒地花天，好一派升平景象！爱自由者倒不解起来，糊糊涂涂、昏昏沉沉地过了数日。这日正一个人闷闷坐着，忽见几个神色仓皇、手忙脚乱的人奔

进来嚷道：“祸事！祸事！日俄开仗了，东三省快要不保了！”正嚷着，旁边远远坐着一人冷笑道：“岂但东三省呀！十八省早已都不保了！”爱自由者听了，猛吃一惊，心想刚刚很太平的世界，怎么变得那么快！不知不觉立了起来，往外就走。一直走去，不晓得走了多少路程。忽然到一个所在，抬头一看，好一片平阳大地！山作黄金色，水流乳白香，几十座玉宇琼楼，无量数瑶林琪树，正是华丽境域，锦绣山河，好不动人歆羡呀！只是空荡荡、静悄悄没个人影儿。爱自由者走到这里，心里一动，好像曾经到过的。正在徘徊不舍，忽见眼前迎着面一所小小的空屋。爱自由者不觉越走越近了，到得门前，不提防门上却悬着一桁珠帘；隔帘望去，隐约看见中间好像供着一盆极娇艳的奇花，一时也辨不清是隋炀帝的琼花呢？还是陈后主的玉树花呢？但觉春光潋宕，香气氤氲，一阵阵从帘缝里透出来。爱自由者心想，远观不如近睹，放着胆把帘子一掀，大踏步走进一看，哪里有什么花，倒是个螭首蛾眉、桃腮樱口的绝代美人！爱自由者顿吓一跳，忙要退出，忽听那美人唤道：“自由儿，自由儿，奴乐岛奇事发现，你不是要侦探么？”爱自由者忽听“奴乐岛”三字，顿时触着旧事，就停了脚，对那美人鞠了鞠躬道：“令娘知道奴乐岛消息吗？”那美人笑道：“咳，你疯了，哪里有什么奴乐岛来！”爱自由者愕然道：“没有这岛吗？”美人又笑道：“呸，你真呆了！哪一处不是奴乐岛呢？”说着，手中擎着一卷纸，郑重地亲自递与爱自由者。爱自由者不解缘故，展开一看，却是一段新鲜有趣的历史，默想了一回，恍恍惚惚，好像中国也有这么一件新奇有趣的事情；自己还有一半记得，恐怕日久忘了，却慢慢写了出来。正写着，忽然把笔一

丢道：“呸，我疯了！现在我的朋友东亚病夫，嚣然自号着小说王，专门编译这种新鲜小说。我只要细细告诉了他，不怕他不一回一回地慢慢地编出来，岂不省了我无数笔墨吗？”当时就携了写出的稿子，一径出门，望着小说林发行所来，找着他的朋友东亚病夫，告诉他，叫他发布那一段新奇历史。爱自由者一面说，东亚病夫就一面写。正是：

三十年旧事，写来都是血痕；

四百兆同胞，愿尔早登觉岸！

端的上面写的是些什么？列位不嫌烦絮，看他逐回道来。

第二回 陆孝廉访艳宴金闾 金殿撰归装留沪渚

话说大清朝应天承运，奄有万方，一直照着中国向来的旧制，因势利导，果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列圣相承，绳绳继继，正是说不尽的歌功颂德，望日瞻云。直到了咸丰皇帝手里，就是金田起义，扰乱一回，却依然靠了那班举人、进士、翰林出身的大元勋，拼着数十年汗水，斫着十几万头颅，把那些革命军扫荡得干干净净。斯时正是大清朝同治五年，大乱敕平，普天同庆，共道大清国万年有道之长。这中兴圣主同治皇帝，准了臣子的奏章，谕令各省府县，有乡兵团练平乱出力的地方，增广了几个生员；受战乱影响，及大兵所过的地方，酌免了几成钱粮。苏、松、常、镇、太几州，因为赋税最重，恩准减漕，所以苏州的人民，尤为涕零感激。却好戊辰会试的年成又到了，本来一般读书人，虽在乱离兵燹，八股八韵，朝考卷白折子的功夫，是不肯丢掉，况当歌舞河山、拜扬神圣的时候呢！果然，公车士子，云集辇毂，会试已毕，出了金榜。不第的自然垂头丧气，襆被出都，过了芦沟桥，渡了桑乾河，少不得洒下几点

穷愁之泪；那中试的进士，却是欣欣向荣，拜老师，会同年，团拜请酒，应酬得发昏。又过了殿试，到了三月过后，臚唱出来，那一甲第三名探花黄文载，是山西稷山人；第二名榜眼王慈源，是湖南善化人；第一名状元是谁呢？却是姓金名沟，是江苏吴县人。我想列位国民，没有看过登科记，不晓得状元的出色价值。这是地球各国，只有独一无二之中国方始有的，而且积三年出一个，要累代阴功积德，一生见色不乱，京中人情熟透，文章颂扬得体，方才合配。这叫做群仙领袖，天子门生，一种富贵聪明，那苏东坡、李太白还要退避三舍，何况英国的培根、法国的卢梭呢？话且不表。

单说苏州城内玄妙观，是一城的中心点，有个雅聚园茶坊，一天，有三个人在那里同坐在一个桌子喝茶。一个有须的老者，姓潘，名曾奇，号胜芝，是苏州城内的老乡绅；一个中年长龙脸的姓钱，名端敏，号唐卿，是个墨裁高手；下首坐着的是小圆脸，姓陆，名叫仁祥，号蕐如，殿卷白折极有工夫。这三个都是苏州有名的人物。唐卿已登馆选，蕐如还是孝廉。那时三人正讲得入港。潘胜芝开口道：“我们苏州人，真正难得！本朝开科以来，总共九十七个状元，江苏倒是五十五个。那五十五个里头，我苏州城内，就占了去十五个。如今那圆峤巷的金雯青，也中了状元了，好不显焕！”钱唐卿接口道：“老伯说的东吴文学之邦，状元自然是苏州出产，而且据小侄看来，苏州状元的盛衰，与国运很有关系。”胜芝愕然道：“倒要请教。”唐卿道：“本朝国运盛到乾隆年间，那时苏州状元，亦称极盛：张书勋同陈初哲，石琢堂同潘芝轩，都是两科蝉联；中间钱湘龄遂三元及第。自嘉庆手里，只出了吴廷琛、吴信中两个。幸亏得

十六年辛未这一科，状元虽不是，那榜眼、探花、传胪都在苏州城里，也算一段佳话。自后道光年代，就只吴钟骏崧甫年伯，算为前辈争一口气，下一粒读书种子。然而国运是一代不如一代了。至于咸丰手里，我亲记得是开过五次，一发荒唐了，索性脱科了。”那时候唐卿说到这一句，就伸着一只大拇指摇了摇头，接着说道：“那时候世叔潘八瀛先生，中了一个探花，从此以后，状元鼎甲，广陵散绝响于苏州。如今这位圣天子中兴有道，国运是要万万年，所以这一科的状元，我早决定是我苏州人。”葦如也附和着道：“吾兄说的话真关着阴阳消息，参伍天地。其实我那雯青同年兄的学问，实在数一数二！文章书法是不消说。史论一门纲鉴熟烂，又不消说。我去年看他在书房里校部《元史》，怎么奇渥温、木华黎、秃秃等名目，我懂也不懂。听他说得联翩翩翩，好像洋鬼子话一般。”胜芝正色道：“你不要瞎说，这不是洋鬼子话，这大元朝仿佛听得说就是大清国。你不听得，当今亲王大臣，不是叫做僧格林沁、阿拉喜崇阿吗？”

胜芝正欲说去，唐卿忽望着外边叫道：“肇廷兄！”大家一齐看去，就见一个相貌很清瘦、体段很伶俐的人，眯缝着眼，一脚已跨进园来；后头还跟着个面如冠玉、眉长目秀的书生。葦如也就半抽身，佝着腰，招呼那书生道：“怎么珏斋兄也来了！”肇廷就笑咪咪地低声接说道：“我们是途遇的，晓得你们都在这里，所以一直找来。今儿晚上谢山芝在仓桥浜梁聘珠家替你饯行，你知道吗？”葦如点点头道：“还早哩。”说着，就拉肇廷朝里坐下。唐卿也与珏斋并肩坐了，不知讲些什么，忽听“饯行”两字，就回过头来对葦如道：“你要上哪里去？怎么我

一点也不知道！”肇如道：“不过上海罢了。前日得信，雯青兄请假省亲，已回上海，寓名利栈，约兄弟去游玩几天。从前兄弟进京会试，虽经过几次，闻得近来一发繁华，即如苏州开去大章，大雅之昆曲戏园，生意不恶；而丹桂茶园、金桂轩之京戏亦好。京菜有同兴、同新，徽菜也有新新楼、复新园。若英法大餐，则杏花楼、同香楼、一品香、一家春，尚不曾请教过。”珏斋插口道：“上海虽繁华世界，究竟五方杂处，所住的无非江湖名士，即如写字的莫友芝，画画的汤璦伯，非不洛阳纸贵，名震一时，总嫌带着江湖气。比到我们苏府里姚凤生的楷书，杨咏春的篆字，任阜长的画，就有雅俗之分了。”唐卿道：“上海印书叫做什么石印，前天见过得本直省闱墨，真印得纸墨鲜明，文章就分外觉得好看，所以书本总要讲究版本。印工好，纸张好，款式好，便是书里面差一点，看着总觉豁目爽心。”

那胜芝听着这班少年谈得高兴，不觉也忍不住，一头拿着只瓜楞茶碗，连茶盘托起，往口边送，一面说道：“上海繁华总汇，听说宝善街，那就是前明徐相国文贞之墓地。文贞为西法开山之祖，而开埔以来，不能保其佳城石室，曾有人作一首《竹枝词》吊他道：‘结伴来游宝善街，香尘轻软印弓鞋。旧时相国坟何在？半属民廛半馆娃。’岂不可叹呢！”肇廷道：“此刻雯青从京里下来，走的早道呢，还是坐火轮船呢？”肇如道：“是坐的美国旗昌洋行轮船。”胜芝道：“说起轮船，前天见张新闻纸，载着各处轮船进出口，那轮船的名字，多借用中国地名人名，如汉阳、重庆、南京、上海、基隆、台湾等名目；乃后头竟有更诧异的，走长江的船叫做‘孔夫子’”。大家听了愕然，既而大笑。言次，太阳冉冉西沉，暮色苍然了。胜芝立起身来